

何以致此？

呂克也

一向被旅居阿根廷的華人基督徒暱稱阿根廷是神所賜的流奶與蜜之地。的確，在全世界實在不易找出這麼一片氣候溫和、地勢平坦、土質肥沃、適合人類居住的美地，一如兩河流域的樂園。可是，親自看到的、透過電視畫面播放的有：

真饑民、假饑民進攻超市，搶奪食物飲料、清潔用品，甚至家用電器連冰箱都搬。在旁的警察一臉無奈相，有的還在幫同損上車。

Gran Rosario（第二大城郊區）有一片為數極多極其簡陋的矮小住房建在溼泥地上，其後就是垃圾堆。記者去訪問這家的主人說已六個月沒有工作，怨垃圾堆有蛇出沒，其旁有空地看不到任何植物。

一大群婦女孩童排列坐在街邊牆腳，修女和助手來分玉米粉濃湯等量於各自的碗盆內，據而食之的男孩瞪着大眼睛，身體胖嘟嘟又結實，讓人立刻想到非洲孩童的肋旁骨。

城內Corrientes大道兩旁，仇有為數頗多的中上等級的餐館，當臨打烊時，廚房搬出裝剩菜廚餘的黑色大塑膠袋置於人行道邊，備拉

圾車運走時，立刻有一群人團上來，迫不及地解開袋口，來不及細看就兩手捧著往嘴巴塞，連著又第二把，當然中間有推擠爭奪。天哪！阿根廷沒有天災、地變、也沒戰爭，何以致此，何以致此？！

既非天災地變又無戰爭無難，那阿根廷是未開發的不毛之地嗎？也不，首都布宜諾斯有南美巴黎之稱，百年前就有地下鐵，全國生產力曾佔南美半數，雄據世界第八位的國力，可是個開發的國家。

那又何以致此。

這是一個大題目，捧著金飯碗討飯的問題。筆者在本刊第一九七期拙文「興旺與衰微」，曾約略提到台灣經驗和阿根廷經驗，前者是從無到有，後者是從有到無，有無之間的受異所繫的核心問題，不揣淺薄述之。

一 無國家民族觀念

阿根廷國家的組成人員，極大部份來自南斯拉夫民族後裔，有那份灑脫的藝術家氣

息，除了本業藝術追求的執著外，其它部份顯現的是大而化之、隨遇而安，週圍又無強鄰虎視眈眈不必凝聚強列的向心力以自保，故國家安逸就樂而居之，一旦有點風聲不請走避之不及，客居心態無責任感。

二 無羞恥之心

無責任感的廷伸是無榮譽無羞恥。筆者曾見一位很體面的熟顧客，在超市順手牽羊小東西被發現而罰款，其後仍光顧如常不以為恥。如在一個有文化傳統的國民而言，知恥是涉及國格、人格、知恥有格，知應所為有所不為。故神所賜的那麼美好落到如此境地，是應深切反省的。十年前瑪維那（福克蘭）戰爭失敗，一點沒有得到教訓，反多得一次長週末休假。

三 極端的自私

但知對個人家庭有利從不計及他人或下一步將產生何種後果。筆者最樂道的是人行道上包裝紙、飲料罐隨手一扔，即使市中心通街大道有垃圾桶亦視若無睹，而其家中倒收拾得挺整潔，可見並非無好惡之心，自私而無公德。一年有水災（地勢平坦，積水緩退）我們中國僑民還發款賑災，問本地朋友說那是政府的事。因著極端自私故為官者貪、領袖人物貪、大企業貪，有機會就撈上一票，我們國人也任人家指縫裡流下的沾點殘羹，隨俗「節稅」，誰也不會因自私有些微內咎，感到遺憾

的是不曾撈個夠。

四 政府的失責

政府的職責是為民造福以民為主，另一方面以人民選修的代議士監督政府，制定法律供政府人民遵守，違反法者由司法仲裁執法，以求三權牽制平衡，均衡發展，良法美意貴之在行。以小窺大筆者所見者不例：

一. Sanzidito 算是首都近畿首善之區，二十幾年在跑馬場（跑馬場本身的宣傳牌示是世界最美的跑馬場，確是美）大範圍內築有規模宏大的市立醫院新舍，在外觀看就差窗玻璃沒裝上。五年前院前方豎起碩大的彩色廣告牌，告訴市民將於六個月內完成的醫院全圖，原來市長要尋求連任。連任之後不久這塊彩繪全圖不見了，只剩下空盪的鐵架子。約莫又過了三年，彩繪圖再度被上掛，圖中院舍旁空地有了三層的室內停車場，同時劍及履及停車場興工了，工程進度非常快，原來卸任市長高升中央任官，由他擁有博士職銜的兒子來出面競選市長，去年市長當選後停車場的彩色塑膠帶在臨風飄搖外，一切又靜止。

二. 約莫十一、三年前通貨膨脹沒有竭止前，所有的稅項、公用事業費用的繳費日期截止日或前一天，收繳的銀行必大排長龍，是市民貪圖幣值月貶可以節省百分之二、三甚至更多，往往一排隊起碼是三個鐘頭，銀行也不增加收費窗口，民眾都是乖乖的忍受。記得一次快要輪到了，一位太太說：「這種事情只

有我們阿根廷有，一點都不思改進，在美國從沒有這種的事。」

前面那位太太很有風度的沒作聲，快向前一步，後面這位太太卻從鼻腔裡吐出「哼」。

這兩個真實的小故事是冰山一角，說明何等樣的政府和何等樣的人民，人民能作主人嗎？他所用的「公僕」是僕人還是惡僕？

總統，每四年選一次，是作主人的人民行使主權選僕人，選錯一次兩次是走了眼，沒一次選對，是主人不會作主人或是不配作主人？可是阿根廷的主人說：「介紹所介紹來的都是這檔貨，沒得選，我又癱瘓在床，奈何！」

五 基督徒呢？

廣義的基督徒包含天主教徒，設若天主教徒能照聖經而行，阿根廷是人間天堂。無奈是政府官員的天主教友難得有一、二是按手按照聖經的誓言而行的，其餘都在大染缸中。

大復興，大復興。阿根廷的基督徒大復興到現為止是兩個梯次，第一次是五零年代從美國來的佈道家湯米·希克斯（Tommy Hicks），五四至五七年間佈道會中約有二百萬人得救，這團火焰慢慢熄滅，至八十年代安卡羅（Carlos Amadori）等興起至今尚在延燒中。九九年近年年底聚集在首都中心尖塔附近舉行首次為國祈禱，聚集二十五萬眾直至深夜；去年九月第二次聚集四十萬人。一位牧師上台喊著：「阿根廷基督徒已接近三百萬了！」似乎要提醒這個沉睡的國家。

接近三百萬眾以全國人口三千二百萬計的8%，這是一個不算小的百分比，遠遠超過台灣的2%、3%，接近中國大陸的7%、8%。可是它的影響力呢？是不是，是一兩聲吼聲的沉默大眾。

六 還有聖馬丁嗎？

一八一六年聖馬丁將軍統率大軍掃除殘餘佔領軍，正式宣告脫離了西班牙統治成立了獨立自主的阿根廷聯邦共和國；繼而又協助智利、秘魯逐出西班牙勢力，功成身退隱居法國而終。這位無私的人創建了阿根廷共和國，被尊為國父。

阿根廷還能有一個聖馬丁嗎？一位無私的偉人，一位帶領國人直起腰幹自主更生的。是沒有，還是這樣的環境體制下不易產生，還是當人們啜著葡萄酒、手叉烤肉口中喊著谷底了，谷底了，沒到時候呢！

這篇短文是看到阿根廷病了，大家都看到病得相當深沉，蒙古大夫找出一些病因，氣穴不和、血脈不通、營養不足、消化不良等等，因為百病叢生還沒有能耐為他處方藥到病除。智慧的讀者，尤其基督徒一定知道當年的以色列民在埃及為奴役，神是如何拯救他們的，怕的是他們不以為苦，還在迷戀罪中之樂，那就是「何以至此」的真正答案，繼續再向谷底下沉罷！